

关于《符号帝国》

《符号帝国》算是一份易于上手的比较文化读本，这归功于巴特散文集式的结构安排。有别于一般的文人游记，《符号帝国》更像是一份文化研究文集，虽然题材和视角贴近生活，却很好的体现了作者对文学应该和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理论。

如果不是日本激进的脱亚入欧 / 美使其基本同步于西方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日本不一定能够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成为西方首选的文明参照。我在第一次阅读这份文本的时候尚无这层理解，对于巴特将日本作为的东方文化的代表有诸多的不适感。印象中作者对东亚的“空”、“无言”、“鞠躬”、“餐食”、“书写”、“文学”等文化表征多有戏剧性的判读。尽管知道巴特的这本小册子针对的主要是欧洲读者，在无心辨别其语言学分析方法之前，这种手法上的别出心裁多少令我联想到东方主义中投射的文化偏执，特别是“文化帝国主义行径”中的异国情调。另外受到流行的工具主义逻辑的影响，我也曾或多或少将《符号帝国》视为浮夸有余，阐释过度的案例。这种情绪性的反应与中国社会内部累积的阶层张力，以及在这种张力下孕育的通俗文化相匹配。

比较有趣的是，当第二次阅读这个文本的时候，发生在我留学英国的时段。它恰好带入了一种反身观看中国的视角，以及更重要的：解析身边欧洲文化中符号系统的生动语境。出版于 1970 年的《符号帝国》将熟悉的文化现象导入符号学分析，是巴特本人的文化符码理论的一次娴熟运用。同期于我开始接触的后现代主义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权力分析和媒介理论。这种相互补充令我受益良多，特别是将留学生涯当做一次长期文化考察的想象。在配合批判理论文本的情况下，我练习了从日常的大小事物中亲身体察辨读意指的方法。也因为重新学习当代艺术的通用语言近似使用外语的经验，我对在语言和语言现象之外的视觉表达中使用的规则，产生了自己的兴趣。特别是以具象形象出现的图像符号和这些图像符号的象征意涵，看作为一种探幽索隐式的认知体验。此外，巴特关于禅宗文化的领悟与解析令我非常佩服，尤其是关于去除物象的特殊性和阻断意义，以获得所指和能指平衡的现代读解。

阅读《符号帝国》在我身上也催生了两项副产品。巴特在移动的视点中解析有关日本的文化符码时，从一个落点到另一个落点的跳跃性给我一种点到为止的修辞感受。这可能影响了我日后的观察和作品表达习惯；《符号帝国》中推演比较主观化，且以作者为中心的表达比比皆是，这些并非我所好的因素勾连起了我对西方新闻写作中熟悉的对非西方地区主观描写的印象。然而这其中的技巧因素，反过来启发了我对看似坚固的文化材料的新看法，即符码的建构过程以及符码所具备的可编辑性。如今回看，这两项副产品可能催化了我往后在视觉艺术上的方法论实践。

文：刘辛夷